

後漢書

後漢書
卷之五
光武皇帝
紀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

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潁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

之潔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

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

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或靜己以鎮其

躁謂逢萌也或去危以圖其安四皓之類也或垢俗以動其槩

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或疵物以激其清梁鴻嚴光之流然觀其甘心畎

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

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

映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豈必

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分音符問反故蒙恥

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

不敝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卽爲帝則魯連蹈

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

爲矣

人各有其志孔子問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彼雖

硜硜有類沽名者

論語曰孔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

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

也沽謂街賣也

然而蟬蛻羈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

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

重則輕王公也

荀卿子之文也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

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

數

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也楊

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遠患之遠也

篡字諸本或作

篡法言作篡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

人謂以計數取物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越王夫

人爲篡篡亦取也而坐前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旌

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

毛詩序曰于旌美好善也其詩曰子子干

旌在浚之城易賁卦六五曰賁于丘園東帛綈綈蒲車以蒲裹輪取其安前書武帝以蒲車徵魯申公也若

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

前書薛方字子容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

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

心者乎

論語文也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

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

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

莊子曰顏回問於仲

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韓

絕塵則回瞻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

外傳曰山林之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論語曰賢者辟世其次辟

色其大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野王二老傳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

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

路見二老者卽禽

卽就也易曰卽鹿無虞也

光武問曰禽何向竝舉

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

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

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

帝王紀曰按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

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尙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爲近之

武王亦卽紂

於牧野而大城於郊郛

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郛陌

彼二王

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傳

向長字子平

高士傳向字作尙

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尙

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

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

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

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

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彊也

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

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

慶

前書慶字子夏

俱遊五獄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傳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

○劉放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蓬非逢也

家貧

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旣而擲楯歎

曰

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

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

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

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以爲

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卽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

萌謂友人曰三

綱絕矣

謂君臣夫婦父子

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

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

歸將家屬浮海客

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葬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

盎盆也

哭於市曰新乎新乎

王莽爲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之

因遂潛藏及光

武卽位乃之琅邪勞山

在今萊州卽黑縣東南有大勞小勞山

養志脩道

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荅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尙不知方面所

在安能濟時乎卽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
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
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
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謂之論○劉敫曰案謂之論曰避世
牆東王君公稽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
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口無
也二價

周黨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
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
歸之旣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
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
主收賦稅者後讀春秋聞復

讎之義

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

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也故襄公讎於紀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便輟講

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尅鬪日既交刃而黨為鄉佐所傷

困頓鄉佐服其義與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

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

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

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

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尙書

以穀樹皮為綃頭也綃頭解見向栩傳黨服此尙書

以待見也○劉放曰注服此尙書以待見也案文少一詣字

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

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

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

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
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
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
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
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
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
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
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
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
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傳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情節及王莽篡位棄
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尙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
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禮記口儒有上不臣天子
下不事諸侯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
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閭陽也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爲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
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
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裴鈞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立纁遣使聘之三反而

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

素舊遣使奉書

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

訖問子道曰

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

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

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尙不見當

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

嫌少可更足光曰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

買茱乎求益也

卽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

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

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

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

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

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
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
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
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
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
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
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灘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
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
上下可坐十人臨水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
名爲嚴陵釣壇也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傳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

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紛綸猶浩博也

性清高未

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

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

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

之丹不得已旣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

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

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

帝王

紀曰桀以人駕車

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

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傳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

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

前書莽改允吾爲脩遠少昊金

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

鴻時尙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

受業太學家貧而尙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

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

燒者問所去失

去亡也

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

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隣

家耆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

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

節多欲女之

以女妻人曰女音居慮反

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

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

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
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
不荅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也斥遠也
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
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
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
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
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
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
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